

紅旗飄飄

12



紅 旗 飄 飄

第 12 集

*

中國青年出版社 編輯、出版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6號

遼 寧 人 民 出 版 社 重 印

沈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850×1168 1/32 84印張

1959年5月北京第1版 1959年7月沈陽第1次印刷

印數1—35,000 定價0.57元



第12集 · 1959年5月出版

目次

江西革命斗争回忆录选辑

红色赣粤边	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 杨尚奎	3
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的诞生	江西省省长 邵式平	55
枪的故事	邵式平	65
死亡线上的斗争	中共江西省委书记 刘俊秀	69
短促而光辉的生命	江西省副省长 邓洪	76
一支武装交通队	邓洪	83
坚持湘赣边区三年	少将 段焕竞	94
宁都兵暴前后	少将 熊伯涛	118
暴风雨的前奏	赖绍尧	132
弋横农民暴动	缪敏	140

安源矿史片断

毛主席在安源的时候	萍矿老工人和安源烈属集体回忆	147
毛主席关怀安源工人	萍矿老工人 张明生	149
想念毛主席	萍矿老工人 吴友生	154
真理的启示	萍矿老工人 袁品高	157
在刘少奇同志身边	萍矿老工人 张明生	161
第一所工人学校	萍矿老工人集体回忆	166
工兵始祖	红军工兵连老战士 丘立德	170

*

*

*

北行紀事.....	魏传统	176
大別山上紅旗飄.....	何耀榜	181
攻守淖馬“要塞”.....	中將 刘忠	239
游击队显神通.....	少將 曾雍雅	250
两个山药蛋.....	中將 皮定鈞	261
天役 入关第一战.....	少將 张竭誠	266
津片 天津城下歼敗將.....	上校 韓怀智	269
战断 活捉守敌司令陈长捷.....	少將 楊大易	275

江西革命斗争回忆录选辑

紅色贛粵边

中共江西省委第一書記 楊尙奎

編者按：中共江西省委第一書記楊尙奎同志写的“紅色贛粵边”，是一部长达十万字的革命回忆录。作者曾經是贛粵边游击队的领导人之一，在这部长篇回忆录里，作者通过亲身的经历，記述了許多生动有趣的故事，描写了許多栩栩如生的英雄人物形象，讀后感到亲切，能給讀者深刻的教育和鼓舞。

这里发表的，是其中一部分，全書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贛粵边革命游击根据地是个英雄的地区，这个地区在1925年就有党的活动，从1928年起，一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止，革命的武装斗争一直没有間断过。二十多年来，经过几次历史的大变动，根子一直不断，火种一直不灭。

紅色的贛粵边啊，你哺育了多少英雄的子弟，写下了多少不朽的史詩……

1934年11月初。主力紅軍长征已經二十多天了。

一天夜晚，我們的隊伍向目的地疾進着。這支七、八百人的隊伍，是贛粵邊特委和軍分區領導機關帶着的一批幹部和一個營。李樂天同志是特委書記兼軍分區司令員，我是特委副書記，劉新潮同志是少共特委書記。我們的隊伍根據中央分局和贛南省委的決定：開赴贛粵邊，會合當地武裝，開展游擊戰爭，打擊和牽制敵人，配合主力紅軍长征；並且鞏固和發展游擊根據地，與湘贛邊、湘鄂贛邊、閩西南等游擊根據地聯繫，為以後恢復中央蘇區創造條件。

這天夜晚，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只見被摧毀的敵人碉堡，余燼未滅，閃起一陣陣火光。戰士們邊走邊議論着：

“真好，烏龜壳掀掉了！”

“主力紅軍打得痛快呀！”

“快到敵人的封鎖綫了吧？”

“是，前面還要過一條大江。”

“快步跟上，就要到桃江了！”前面忽然傳來了口令。戰士們知道快過封鎖綫了，立即肅靜下來，加快了步子。部隊象蜿蜒着的長龍，前進着。直到湍急的流水擋在面前時，部隊才停下了急速的步伐。先頭部隊聚集在江邊，看着嘩嘩地吼叫着的激流。

桃江！河闊水深，沒有橋梁，也沒有渡船。這個地區鬧革命以來，國民黨反動軍隊就控制了渡口，把渡船劫走了。部隊前面的偵察排雖然早已到達這裡，還是弄不到船隻，只好涉水過江了。寒風刮得更緊，江水冰冷刺骨，戰士們的腳跟上、小腿上划出無數道血痕。江心近了，水深了，激流衝擊着戰士們，有的背包灌進了水，有的衣服全被水浸濕了。一陣大風刮來，使人更加搖搖晃晃。假如這時雙腳踩不穩江底，全身一漂浮，就要被激流卷走。

部隊克服了困難，終於勝利地涉過了桃江。

部隊繼續向西前進。我們一面走着，一面回頭望着桃江東岸。東岸的山巒全部隱沒在暗墨色里。

“快走吧，这里已经是赣粤边的边沿区了。再走几天，就可以到油山了。”

李乐天同志回到了他熟悉的地区。边走边向我们介绍情况：

“油山，是赣粤边的中心地区，北面是江西信丰，南面是广东南雄。山峦连绵，地形复杂，松竹遍山遍野，还有很多茶梓树。老百姓除了种庄稼，还放松油，造土纸，制茶油。

“油山往西是北山地区，一片接一片的原始森林，走几十里看不到天。我们这里——王富墟，是油山的北面。信、康、赣地区，大都是丘陵地带。油山东南是南山地区，是南雄和龙南、虔南、信丰的交界线。东西一百多公里，好象一条带子。”

我兴奋地说：“地形条件真不错呀。”

“当然，丛山密林，活动方便。而且革命基础好，群众觉悟高。再说，赣粤交界正是蒋介石反动势力和广东地方军阀势力的结合部。他们反共虽一致，但利益有矛盾，常常狗咬狗。我们过去曾利用他们的矛盾。广东逼得紧时，我们就到江西；在江西打击了敌人，就跳到广东去休整。”

“我们是有条件在这个地区生存和发展的！”刘新翥同志非常乐观地说。

“那当然！”李乐天同志也充满信心。

这时，从赣南到五岭山区一线的敌人，在主力红军长征时的强大打击下，惊魂未定。加上我们出发前，赣南军区的主力部队积极向南面的古陂、安息方向进袭，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这次我们队伍向西疾进，行动就比较顺利了。

过了桃江，部队又在山地中前进着。

这里，有过革命影响，以后敌人占据了，成为白色地区。特委的侦察队就在部队前面活动。

从王富墟到赣州有条大路。我们必须跨越这条路。大路经过大山上，路旁有几家店铺和茶馆，离两头的墟镇都有十里左右。

我们的四个侦察员化装进了茶馆，把茶铺里的顾客一打量：有个戴着眼镜的胖子，架子十足地坐在中间，一支短枪放在桌上，呼

么喝六，要茶要水。旁边坐着两个背长枪的国民党士兵。

一个偵察員扑到胖子面前，短枪对准他的胸口。

“举起手来！”

胖子一抖，眼鏡从鼻子上滑下来，落到地上，打得粉碎。他結結巴巴地說：“兄弟，你們，你們是搞什么的？”

“紅軍！”

胖子的脸象死灰一样，两条肥短的手抖抖地举起来：“兄弟，我……”

“你，早就認識你了。你是零都的大地主，对不对？我們鬧革命了，你就跑到贛州去了，現在是贛县的靖卫团总，不錯吧？！”

胖子渾身无力的軟癱在椅子上，結結巴巴地說：“是，对不起，对不起。”

等到部队到达，我們把胖子团总一審訊，他說：因为听說大队紅軍要来，我才从王母渡回贛州去。他并且說：这一綫国軍为了对付这个情况，已經收攏部队，免得給紅軍消灭。

部队繼續向王富墟前进。天黑时接到偵察队报告：王富墟原駐广东軍一个連現在已經跑了。部队就进入了王富墟。

王富墟是个不太大的墟鎮，有十几家店鋪。我們一研究，觉得應該在这里做些群众工作。老倭們一听我們是紅軍，都来送茶送水。群众座談会，个别訪問，到处进行着。这样熱鬧了一个多鐘头。部队走的时候，行列間出現了香烟头的火光，談笑声不絕于耳。当时，和龙回地区的游击队已經联系上，加上連日行軍疲勞，我們就在离王富墟十几里的地方宿营了。

第二天，王富墟逢墟。我們派偵察員去偵查敌人去向，并且派些采买人員也随去購買一些食物、文具和日常用品。以后，有些零星人員也請假赴墟場去了。

近午时分，墟場那边响起了枪声。随着，偵察員报告：广东軍一个連回到王富墟，和我們偵察部队遭遇了。等到大队赶到击退了敌人，零星的赴墟人員已經有了伤亡。

敌人早就知道了我們的行动。开始，他們以为是主力紅軍的

后尾部队，不敢动我們。第二天敌人摸到了我們的底細，就又折回王富墟，与我們的赴墟人員打了起来。

过了几天，我們經過上乐等地到达油山。在油山地区坚持斗争的刘符节同志、叶明魁同志、曾彪同志等，热情地欢迎了我們。

“啊呀，来了这許多干部，我們的工作要大大开展了！”叶明魁同志兴奋地說。

曾彪同志边看边說：“部队好整齐，还有重机关枪，可要好好打几仗呀！”

革命群众热情地为我們讓房子、送鞋子、送菜……。部队的联欢会，軍民联欢会一个接連一个地进行着。李乐天、我和刘符节等同志向群众講了話，向人們表示了軍民一致坚持贛粵边斗争的决心。接着，围着篝火打起山歌来：

斧头砍断糾絲柴，
紅軍消灭反动派！

2

早晨，屋外騰起了鬧嚷嚷的人声。

“昨晚到了紅軍，有好多机关枪！”

“有个什么无綫电，电灯一亮，又說話，又唱戏，熱鬧得很……”好多群众在屋外談論着。我去一查問，果然是到了部队。根据情况判断，也是从中央根据地突围出来的，只是我們沒有无綫电联系，事先沒有接到通知。我們立即派人去了解情况，果然，这支队伍是贛南軍区參謀长龔楚带的紅七十二团。

他們休息下来以后，就告訴我們：主力紅軍已經到达湘西黔东，蒋介石又集中很大力量回头对付中央苏区。敌人叫嚷着“涸水捞魚子战术”。紅七十二团奉令突围，任务是到湖南的桂东、桂阳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根据地。在連續苦战突破敌人的几道封鎖綫后，部队胜利地到达了油山游击根据地。

紅七十二团在油山休息了一下，繼續出发到目的地去了。

这时，广东軍閥余汉謀也帶着一軍人馬，回到大庾、信丰、南雄地区。1935年2月間，接連得到情报：許多大村庄駐上了敌人的部队，公路上筑起碉堡，山里出現了来自平原的敌人。

一股股黑烟从平靜的山谷中冒起来，随风在游击区的上空盘旋。匪徒們焚燒村庄，杀害居民，山区再也不平靜了。这表明：敌人大举进攻已經开始了。

特委指示所有的游击队作好充分的战斗准备，以便随时应付可能遭受的攻击。偵察人員化装成当地居民出发了，与不脫产的游击小組一起，在各个方向严密監視敌人，忍受着殘冬的风寒，在各个交通隘口游动。

3月底，交通站传来了快訊：項英同志、陈毅同志来了！

这是一个大喜訊。李乐天同志和我大为欣幸：他們来了，贛粵边的斗争就可以更好的展开了。在松竹掩映的崎嶇山路上，我們迎接了項英、陈毅同志。

大家一見面，陈毅同志就哈哈大笑說：“国民党还認為我在仁风山区哩！嘿，我們却到了油山了！”这时贛粵边的形势已經相当严重，許多人枕戈待旦地警惕着敌人的蠢动，可是，山区里忽然响起狂热的欢呼声。据交通人員报告：由贛南軍区司令員蔡会文同志和少共贛南省委書記陈丕显同志率領的突围部队到油山来了。

蔡会文同志，依然是那么年青，俊秀；阿丕（陈丕显）同志，比他担任中央儿童局書記的时候更健壮，更生气勃勃，笑声更开朗了。其余的八十多人，也都滿面笑容。他們虽然滿身是战火的烟尘，但是面目中依然閃現着坚定的、胜利的光輝。我們亲切地走在一起，不厌其烦地相互慰問着。这是友爱的階級兄弟的胜利会师，許多同志的眼里，泛起一陣陣激动的泪花。不一会儿，油山的游击队員們立即为他們做好了飯菜。飯后休息时，草上树下，三五成群地围坐在一起，有說有笑，一片欢乐。

一个突围的同志，向我們講述了他們的突围經過：

“……当我們通过牛岭的时候，突然两山之間爆发了猛烈的枪声，密集的火网把部队拦腰切斷。这里正是贛南省委和軍区机关，

非战斗人員很多，一下子被打乱了。敌人‘丢那媽，丢那媽！’地罵着，疯狂地向我們射击和冲锋。这时，我們的司令員蔡会文同志英勇、沉着地冲在部队的前头，一面指揮部队作战，一面举起快慢机向敌人射击。陈丕显同志也不停地鼓励大家：‘同志們，抵抗啊！打垮敌人就是胜利！’司令員还指揮花机关枪开路，一面扫射一面冲，我們紧紧地跟在后面拚命打。子弹打完了，就从烈士們的身上取下子弹繼續战斗。这才把敌人的火力暂时压下去，部队乘机向前冲去。每冲过一个山头，都要洒下革命同志的鮮血！

“整整打了一天，既沒有休息，也沒有吃飯，雨又下个不停，人疲劳得随时可以倒下去。經過这一战斗，我們的部队也有很大伤亡。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同志負重伤，被他的警卫員背走了。省委書記阮啸仙同志，本来年紀較大，又有气喘病，平时上山就很累，这次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跑，就更困难了。后来負了重伤，也牺牲了。

“在这样严重的情况下，司令員和全体同志突围的决心沒有动摇。我們牢牢地記住了陈毅同志的指示：在包围圈里，是死路，是不能长久的。一定要突围。那怕剩下一个人，只要突出去，就是活路，就是党的一分力量。領導上为了保存党的力量，第二天也不休息，又往外突。这个地区的交通要点上都有国民党的碉堡，一个碉堡打枪，四面八方的碉堡都向我們射击，火力密集得很。有时国民党反动派整連整营地向我們冲击，蔡会文同志就不断高呼：‘同志們，打！跟我冲啊！’冲到天明以前，大家几乎走不动了。脚好象有千斤重。但是，忽然又听到司令員喊起来：‘同志們，趁着天沒亮，赶快冲过敌人的烏龟壳（碉堡）！’大家的精神又振作起来，繼續战斗，最后突出了碉堡封鎖綫。

“第三天，我們正在休息，忽然枪声又起，有人喊：‘靖卫团，靖卫团！’靖卫团又围上来了，子弹到处乱飞。这样整整打了一天，打死了不少敌人，我們也牺牲了一些同志。

“到了晚上，庄庄是火把，地主的武装巡邏哨不时地打着土炮。隔不久就鑼声齐鳴，到处响着枪声和吼声。

“蔡司令員一手拿着指北針，一手拿着地图，看一山，走一山。

他和一个警卫班开路，在山上前进着。对打来的烏銃不理睬，小股的警卫团来骚扰就把他驅散。就这样，终于摆脱了敌人，与游击队取上了联系！”

在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建立起来的部队，永远是打不垮攻不烂的。一些在突围中暂时失去了联系的人员，他们经过了許許多多的曲折，以后也陆陆续续地找上油山来了。十多天以后，一共又集合了两三百人。新的斗争开始了。

陈毅同志到赣粤边后，很快掌握了赣粤边的情况。在南雄大岭下和大庾长岭召开了干部会议。陈毅同志作了报告。他说：“主力红军退出中央根据地后，整个革命形势走向低潮。目前，我们正处在两个高潮之间，第一个高潮过去了，新的高潮还没有来。现在中国革命虽然暂时遭受挫折，但前途是光明的。我们要对新的形势有足够的認識，采取新的斗争方式，发展游击战争，积蓄和保存力量。我们要插一杆红旗在山顶上，寻找适当时机，給敌人以打击，粉碎敌人的‘清剿’，壮大自己，扩大武装，扩大根据地。”陈毅同志满怀信心地说：“‘八一’南昌起义的军队上两万人，最后只剩下八百多，还对中国革命作出了辉煌的贡献。今天我们的情况不同了，仅这里就有一千多人，只要不犯錯誤，还怕不能坚持到胜利嗎？”

在会议上，确定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高潮”的方针，做出了相应的决议。我们调整了部署，把部队分成了三个大队，一队信丰，一队北山，一队三南。特委和军分区的同志也分散到小游击队中去，組成短小精悍的随军工作组，即带着一个小游击队到一个地区去，独当一面的工作。阿丕同志到大庾，以小汾、黄种、彭坑等地为中心，积极地向池江一带开辟工作。新潮同志到信丰，以上乐为中心，积极向新城一带开辟工作。刘符节同志在潭塘坑一带，领导信丰地区工作。三南的工作也加强了，李乐天同志常到那里去。我在梅山与北山，积极向大庾及南雄的里栋一带开辟工作。叶明魁同志以麦坑为中心，积极向青龙、黄龙一带开辟工作。項英、陈毅同志坐鎮油山，环境不好的时候，也常到梅山、北山一带去。而蔡会文同志，則带着两三百

人到上犹、崇义及其以西地区开辟工作去了。

3

在烏径鎮上。

鸡叫了，天快亮了。有个瘦长条斜戴着軍帽的人，从人声嘈杂的大屋院里走出来，一面搖搖晃晃的走着，一面在唱着：我家老妹白漂漂，又不矮来又不高……，正唱得高兴，忽然有一双冰凉的大手，将他噴着浓重酒气的嘴巴掩住了。瘦长条猛吃一惊，出了一身冷汗，酒醒了一大半，瞪大眼睛一看：两支短枪的烏黑枪筒正对着他的胸脯。

“丘桂兴在哪里？”

瘦长条指指嘈杂的大屋院，哆嗦半天才說出话来：“和一区一长在打牌。”

“你是什么人？”

“副官。”

“很好，你去把門叫开来。”說話的人把短枪在他胸口撞了一下：“不准調皮，它是不留情的。”

瘦长条吓得連連称是。拿短枪的，一人在前，两人在后，拥着瘦长条轉身回到大屋院門口，敲起門来。

“什么人呀——？”有个女人問。

“說，找团总的。”拿短枪的人敲着瘦长条的后腰命令着。瘦长条哭声哭气地說：“找一团一总的。”另一个拿短枪的人，压低声音說：“装得高兴一点。”

“找团总的。团总太太在发脾气，县里来了人，团总也不回去……”

門开了，猛然間就挤进去十几个人。开門的女人正想叫，就給一支枪吓得把話咽回去了。房間里真熱鬧，烟霧弥漫，牌声辟扑响，不时发出一陣陣笑声……

“把手举起来！”

房里的人冷不防都吓了一跳，向門口一看，全是烏亮亮的枪口

对着他們。紧跟着又进来了几个人，持枪对着他們的后背。

有个敞着衣裳的人假装鎮靜地对持枪的人說：“弟兄們，呃，少个盘費，这好說——”

“呸，不要装糊涂。我們是紅軍！”

“紅軍！”

这可把房子里的人弄糊涂了。紅軍在离这里很远的深山里，怎么能跑到百十里外的信雄公路上的烏径大墟鎮来了呢？再說，广东就有一个軍，加上江西的四十六师和保安团，已經把紅軍重重包围起来了。据上次大庾城来的一个參謀很机密地告訴过区长和丘桂兴团总：紅軍的贛粵边地区已經被“国軍”围在三道封鎖綫里面。北面的章水，东面的桃江，南面的湞水，所有渡口都控制起来。这是第一道封鎖綫。大庾到南康的公路，南康到信丰的公路，信丰到南雄的公路，南雄到大庾的公路，都是重兵控制。这是第二道封鎖綫。从公路到山脚，从北山到油山，从油山到南山，再从山脚到里山，筑了无数据点，修了无数碉堡。这是第三道封鎖綫。而且重兵“搜剿”，天天不断。參謀还曾經閉着眼睛晃着脑袋，煞有介事的說过：“軍长說了，这一次，不把共軍打死，也要烧山把他們烧死，烧不死就把他們餓死、困死！”

然而，紅軍現在的的确确就站在他們的面前。

我們从这些家伙的腰里把枪一一收掉，就对反共团总丘桂兴和国民党区长說：“走，跟我們去，叫靖卫团和区公所的人集合。”

那个区长搖搖晃晃的站了起来，要不是游击队的战士夹着他們，恐怕早癱倒在地上了。

丘桂兴象喝醉酒一样的走到了靖卫团駐地，一路上都是紅軍的崗哨，有一挺机枪正对准靖卫团大門。这时候，他才清醒了，千方百计地想挽救那条狗命，游击队說什么，他就做什么……

靖卫团的枪支都給游击队卸了下来，徒手的俘虏們集中在一起；区公所的枪支也繳到了。

我們只打了两枪，是因为有两个靖卫团的班长听說紅軍来了，就跳窗而逃，游击队战士們怎样喝叫也叫不住，两枪一响，他們都

轉身跪下了。解决整个战斗总共沒有用上半个小时。

第二天早晨，居民們打开大門一看：紅綠标語把整个圩鎮都貼滿了。标語上，有的写着三支队，有的写着八支队，有的写着九支队……。

“怪不得天亮前响了两枪，我还認為靖卫团鬧事，原来过了大队紅軍，把靖卫团和区公所都端了！”

“我亲眼看見的，足足过了三个鐘头，最少也有四千紅軍。”

“不止，少說也有五千，你想：三个支队，八个大队，該多少！”

群众到处議論起来，处处傳說到了大队紅軍，一下子又說打下了这个区公所，一下子又說打垮了什么地方的靖卫团……。国民党不得不从里山收兵出来，对付游击队。然而，找了上十天，神出鬼沒的游击队却一个也看不到了。

奇袭烏徑，是1935年的事。那时，正是贛粵边三年游击战争中最艰苦的一年，敌人进行“清剿”最紧张，“烧山”、“砍山”、“并村”，內綫活动非常困难，我們就这样常常跳出敌人的封鎖綫外面去活动，奇袭敌人的中心和后方。这次游击队在地下党的呼应下，隱蔽急行一百多里，在拂晓前赶到烏徑，把敌人哨兵捉住了，扑进墟鎮，捉住伪副官，带到国民党区长家里，迅速地解决了战斗。

1935年5月，曾彪同志带着油山游击队去打西游仙墟。

曾彪同志是南雄合江人，身材魁梧，性情急躁，老是瞪着一双大眼睛。然而人很善良，对革命忠心耿耿，暴动以后就一直带游击队，作战勇敢，对游击战争很有經驗。临走时，我們叮囑他打仗要多动脑子，避免硬拚。他說：“我懂得了，战士是革命的財宝。”他雄赳赳地带着游击队走了。

西游仙墟有很高很厚的土围子。曾彪同志一路走，一路考虑打仗的办法。因为他打过很多这样的土围子，常常不能够有力地解决战斗。

尖兵来报告說：“西游仙墟到了！”

曾彪同志从沉思中抬头一看，弯弯的新月刚刚升起。碉堡屹立在土围子里，碉堡枪眼，好象野兽张开的大嘴。土围子的上端，

做得好象城堞一样，枪眼也正张着大口。土围子前，有条宽沟，积水在闪闪发光……

曾彪同志把同志们找来一研究，办法就有了。

战士们沿着山坡的丛林低腰前进着，又隐没到丛林里去了……

曾彪同志带着一个班，大摇大摆的向土围子走去，一面咳嗽，一面打电筒。

“哪一个？”土围子里敌人喊了一声。

曾彪同志不响，却把电筒光一闪。

“口令！”

有个人怪声怪气的回了声：“不知道——”

碉堡里，土围子上，人声嘈杂，“叭叭——”，接着枪声就响了。

“嗨，嗨，痛呀！”曾彪同志向山坡上一望，大声喊起来。战士们就吵了起来：“大队长带花！”“快背着走！”

碉堡里，土围子上的敌人，对外面的情况看得清清楚楚。他们看见有个身材魁梧的人被两个人挟着、抱着，六、七个人簇拥着向山上走去。

敌人一见，这不是好机会吗？

碉堡的门开了，土围子的门开了，他们冲了出来，冲过桥，冲过开阔地……

“叭！”步枪声响了，“轟！轟！”手榴弹声也响了。敌人知道上当了，原来曾彪同志是假装负伤诱敌脱离碉堡和围子，便于在平原上歼灭他们，随着枪声，敌人倒下了几个，其余的蒙头转向的乱跑。这时，丛林里跳出了游击队员来，山坡上的游击队员们也回身过来；手榴弹便在敌人堆里轟轟开了花……

西游仙墟的敌人消灭了，缴到十几条步枪。

游击队袭击敌人的办法越来越多了。这年6月间，游击队化装到善河墟去，装做买猪买牛的小贩，走到伪乡公所附近，手上拿着竹鞭子，讲价钱，磨时间，乘敌不备，就给以袭击，这一次又缴到步枪四支。袭击西华山半山亭的錫矿局时，游击队化装成商人，挑

着花生果子到敌人的堡垒去卖，敌人以为真是卖东西的，打开門来。游击队一哄而进，很快結束了战斗，繳到步枪十余支，駁壳枪二支。

这种小規模的、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以游击队为骨干，与不脱离生产的游击小组、革命群众三者結合。在战术手段上，以突然袭击和伏击为主，积小胜为大胜。我們就这样，不断的迷惑敌人、分散敌人、疲劳敌人、打击敌人。陈毅同志写的詩說：

講战术，
穩坐釣魚台。
敌人找我偏不打，
它不防备我偏来；
乖乖听安排。

4

由于敌人的封鎖，已經有快三个月沒有老百姓进山来了，听不到打山歌的声音，听不到砍击树木的声音……

草棚里，警卫員带着炊事員在煮野菜，陈毅同志又写起詩来：

天将午，
飢腸响如鼓。
粮食封鎖已三月，
囊中存米清可数。
野菜和水煮。

派到大村里去設法找革命群众弄粮食的事务长还不見回来。我暗自担心：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吧？敌人实行了并村移民、封山，不准一个老百姓进山，山里的給养又要依靠群众，我們不和老百姓見面，就象魚失掉水一样。虽然，有些革命群众逃避了并村，和我們一起在山上打游击，他們所存的粮食也有限，不能滿足游击队的需要。

远远看着有人上山来，我們就注意起来。高个子，头上纏着黑布，腰里也纏着黑布，走近一看，原来是事务长。他用棍子拨开茅